

『一带一路』

从愿景到行动

赵可金 著

「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中国寻求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载体，致力于努力做一个负责任、敢担当的大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其核心是中国要学习做建设性领导者，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Vision to Ac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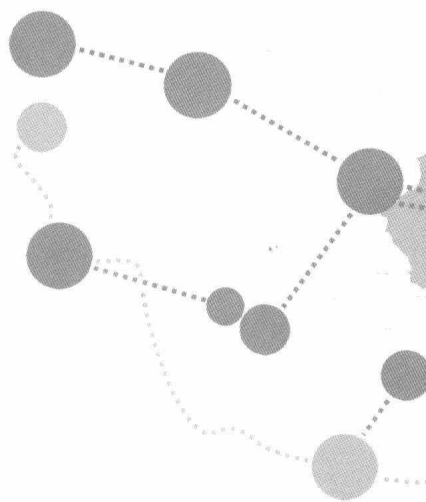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赵可金
著

『一带一路』

从愿景到行动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带一路”:从愿景到行动/赵可金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1

ISBN 978-7-301-26475-1

I. ①一… II. ①赵… III. ①区域经济合作—国际合作—研究—中国 IV. ①F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6293号

- 书 名 “一带一路”:从愿景到行动
“Yi-dai-yi-lu”: Cong Yuanjing dao Xingdong
- 著作责任者 赵可金 著
- 责任编辑 倪宇洁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475-1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73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0.5印张 298千字
-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 定 价 4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内 容 提 要

“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下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种新的战略性倡议,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变化的产物。该倡议的提出,是中国领导人与国内外舆论互动回应的结果,从最初作为对外政策的倡议,逐渐转变为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大战略。“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中国寻求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载体,致力于努力做一个负责任、敢担当的大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其核心是中国要学习做建设性领导者,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

本书从理念、路径、外交、开放、行动五个维度对“一带一路”从愿景到行动进行了系统分析,它回答了“一带一路”是什么、为什么以及如何推进建设进程的问题,是党政部门、企业、智库、大学和社会各界的重要参考读物,能够为“一带一路”实践提供指导和启发。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 is the new strategic initiative raised by China's top leaders under Chinese economy in New Normal Era, and also as the result of chang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From the initiative of foreign policy to comprehensive grand strategy combining domestic development and open-up to the world, the initiative has been the outcom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top leaders and public opinion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The real motivation of B&R initiative is fundamentally to establish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th core of win-win cooperation and to make China a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regional and globally. That indicates that China will be the constructive leadership and provide more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 to the world following the road of the new great 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The book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vision and actions of B&R Initi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ory, approach, diplomacy and practices so on. Fundamentally, the book tries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about why, what and how of B&R Initiative raised by various groups around the world. So, it is one of important reading material for government officials, business leaders, think tanks, universities and other people who are interested in B&R Initiative and will also give some guidance and suggestions to practice.

自序

作为一项世纪性的倡议，“一带一路”的提出很可能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里程碑。“一带一路”将中国置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从古至今，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走过了曲折发展的历程，在这几千年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无外乎走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三皇五帝的洪荒时代开始一直到秦汉中央大一统的格局确立。

在这一历史阶段上，中原华夏民族历经考验，以宗法为核心，以五服制和九服制的礼制秩序为纽带，构建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华夷体系。这一秩序尽管在春秋战国时代历经五霸、七强纵横捭阖的争斗，始终没有颠覆华夏族主导的基本格局，四夷虽常有觊觎中原之心，却无逐鹿中原之力。

第二个阶段，从秦王大一统体制确立到晚清时代中国遭遇西方列强袭扰。

在经过战国时期七国争斗之后，秦国一统天下，车同文，书同轨，平四海，定郡县，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进而确立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体系。这一下体系与先秦的华夷体系一脉相承，所不同之处在于天下权力尽归中央，地方郡县分民而治，并在此基础上与周边王权建立了政治上君君臣臣、经济上厚往薄来、文化上封赠赐予的朝贡体系。自此，中国历经汉唐盛世，尽管也曾有分分合合，亦有周边民族征服中原，但基本上没有改变中原的制度体系，中国保持了两千年的“超稳定结构”，甚至被视为一种独特的“停滞社会”。

晚清以降，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启动，西方列强实现了群体性崛起，

并迅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西方世界的兴起,令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举改变了往昔中原强大而四夷弱小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中原王朝虽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口号,竭力学习西方,振兴中华,最终仍不免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痛苦历程。

第三个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今。

近代以来,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几经探索,历经磨难,最终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缔造了必要的政治前提和政权保障,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民族复兴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道路,虽取得巨大成就,但也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将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逐渐从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发展中国家逐步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受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发展中新兴大国。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在自身实现快速发展的同时,多次遭受世界剧烈动荡的影响。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中国无法在变幻不定的世界中置身事外。同时,中国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结构失衡、发展方式落后以及体制机制改革不彻底等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关起门来是不行的,需要进一步调整中国与世界关系,不仅要推动中国发展,而且还要实现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的提出,是中国寻求与世界共同发展的一种重要努力,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和升级。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努力,尽管以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冠名,但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存在着本

质上的区别,需要在道路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上实现新的突破,步入新的境界。因此,我们需要从理论上高度重视“一带一路”的研究,在实践中大胆探索,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探索一条中国与世界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和互利共赢的新道路,以“一带一路”研究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最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和文化创新而努力。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代见证人,我从2012年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2012年年底撰写的《正确理解重要战略机遇期》一文中,我提出:“西亚北非地区的持续性动荡,必将在很大程度上对欧洲和亚洲两大经济体之间的互动产生深远影响,历史上欧洲国家与亚洲国家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分割开来的危险性在上升,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阿拉伯海一带将受到该地区动荡的持续性影响。同时,受中东—波斯湾地区局势不确定性影响,全球能源资源市场和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也受到较大压力,欧亚两大经济体联系的战略通道可能会发生改变,从依赖海路向陆路转变,建立从阿姆斯特丹经中亚到中国再到东南亚一线的‘新丝绸之路’可能会成为替代的选择。因此,能否通过高速铁路网建设,重建欧亚经济体的畅通联系,并依托中亚地区的能源资源,重新稳定中国能源供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机遇。因此,中国必须确立‘西进战略’,以西安—银川—兰州—乌鲁木齐为轴线的西北经济区建设为龙头,辐射带动中亚经济带和外高加索经济走廊,大力推进通往欧洲经济区的大陆交通带建设,这对于统筹东中西部经济平衡发展,转变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布局,实现未来10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这可能是国内比较早强调与“一带一路”类似构想的想法。

后来,随着中央领导在多个场合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我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埋头阅读了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的相关著作,并利用假期到各地调研。从2013年到2015年,我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艰苦的学术长征,到2015年5月份逐渐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想法。我把自己的这一想法与察哈尔学会的于凡和时任中国网编辑的张林商量,决定在中国网搞一个“德行天下·可金

论道”的专栏,以中国视角、理论观察和天下情怀,对“一带一路”给出专业的理论解释,帮助读者把握“一带一路”背后蕴含的古老中国智慧、时代精神和天下情怀。不觉之间,在两个月内,写出了30多篇评论文章。中国网的张林小姐建议将这些评论编辑成书,引起更多的人的关注。一开始,我有点犹豫,觉得此种面向大众的评论是否可以登堂入室成为著作留存,后来再次梳理了一下逻辑,觉得也可以,摆在眼前的这本书就是中国网评论整理后的产物。

作为这本书的作者,我很清楚这本书是一本通俗性读物,在学术性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推敲,如果有所启发的话,可能更多属于思想火花。如果能够激发大家的讨论,特别是对“一带一路”建设有点帮助,那就是最大的奖赏了。当然,如果有批评建议,特别是在理论上的争鸣,那将是我最大的心愿。

赵可金

2015年7月22日

目 录

导论：从愿景到行动	001
-----------------	-----

第一部分 新理论

“一带一路”与中国战略意图	013
“一带一路”与中国战略重心转移	025
“一带一路”推动中国发展观革新	034
“一带一路”建设应确立新哲学	048
“一带一路”要坚持科学方法论	056

第二部分 新路径

政策沟通重在对接发展道路	067
设施联通重在一体化	074
贸易畅通重在便利化	082
资金融通重在系统化	092
民心相通重在网络化	102

第三部分 新外交

“一带一路”引发中国外交“哥白尼式革命”	115
中俄特殊关系为“一带一路”奠基	121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一带一路”护航	126

中欧战略伙伴关系为“一带一路”谋势	135
经营周边为“一带一路”开路	144
多边外交为“一带一路”搭台	154
发展中国家为“一带一路”助力	163
城市外交为“一带一路”定格	173

第四部分 新开放

“一带一路”打造对外开放“升级版”	189
“一带一路”的三大主力军	194
“一带一路”的两大核心区	204
“一带一路”的六条经济走廊	214
“一带一路”的八大新高地	226
“一带一路”的十五个港口	235

第五部分 新行动

“一带一路”应加强统筹领导	249
“一带一路”应确立以发展为重	258
“一带一路”应强化以安全为基	269
“一带一路”应重视以人为本	279
“一带一路”重在制度设计	290
“一带一路”关键在人	297

结论与思考

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带一路”	305
后 记	315

导论：从愿景到行动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2013 年 9 月 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要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国际场合公开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战略构想。10 月 3 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互联互通建设,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自从两大倡议提出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相关讨论如火如荼,十分热烈。

2015 年 2 月 1 日,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上,要求全国 34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尽快编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方案,要求全国最晚不迟于 10 月前制定完成对接“一带一路”的实施方案的编制与公布。其中,广东省第一个发布了《广东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实施方案》,并配套出台工作重点和近期优先的项目清单,通过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等方面,联手港澳台和周边省区,推进与沿线国家合作。随后,江西省、陕西省、福建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四川省等多地的对接方案和行动计划也已经上报国务院。在已经公布的对接方案中,西部省份多强调加快加强航空、铁路、公路等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而东部省份也强调注重利用临海优势,推进与东南亚地区在海上互联互通,优化通关环境,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同时,通过大力推进“三个一批”重点项目,即大力推进一批在建重点项目,力争新开工一批重点项目,主动推进并力争签署一批新的项目合作协议,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突破口,以产业合作、产能合作为重点,充分发挥企业建设主体的作用,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不难想见,随着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央部委、国有企事业单位在10月份前陆续出台对接方案,在2015年下半年可能会掀起一场“一带一路”建设的高潮,并吸引其他沿线国家竞相跟进。“一带一路”正在从中国倡议的愿景转变为共商、共建、共享的积极行动,它必将对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水涨船高的“一带一路”

事实上,“一带一路”在提出之初并没有现在这样的深谋远虑,仅仅是外交部欧亚司和亚洲司对中国对外政策的两个想法而已,并非是一个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大战略构想。进入21世纪以来,外交部欧亚司在探索上海合作组织平台的基础上,一直打算将沿线相关国家提出的一系列合作倡议整合起来,逐渐形成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的想法,这一想法在十八大后受到中央领导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本人的高度重视,在出访哈萨克斯坦期间,习近平主席正式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同时,外交部亚洲司在推进中国—东盟合作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想法,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在外交部建议基础上,以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经过慎重考虑,正式确立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构想,并在多个国际场合向国际社会正式提出了“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和宏伟愿景。

在中国领导人提出这一倡议后,引起了国际和国内社会的热烈响应,“一带一路”逐渐从对外政策倡议转变为涵盖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

综合性倡议。从对内来说,“一带一路”在多个中央工作会议上被确定为国内发展的重大战略。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抓紧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海上通道互联互通建设,拉近相互利益纽带。2014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2014年重点工作时提出,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进孟中印缅、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推出一批重大支撑项目,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新空间。到2014年底,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将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作为新时期中国统率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并将正式进入“十三五规划”,成为中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规划。从对外来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受到沿线六十多个国家领导人积极响应,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起步超出预期,丝路基金也成功设立,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2014年2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俄罗斯跨欧亚铁路与“一带一路”的对接达成了共识。5月19日,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首个实体平台,中国—哈萨克斯坦(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启用。特别是在2014年11月8日,中国领导人利用召开APEC北京峰会的时机,会同孟加拉国、柬埔寨、老挝、蒙古国、缅甸、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家领导人举行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并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决心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深化务实合作,谋求共同发展。2014年11月28日至29日,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专门提及“一带一路”,他认为,要切实加强务实合作,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寻求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通过务实合作促进合作共赢。要切实维护我国海外利益,不断提高保障能力和水平,加强保护力度。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有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已经完成战略规划,在国内步入战略实施阶段,在国外也得到沿线50多个国家的积极响应与参与,一条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的欧亚非经济大通道蓝图正

式形成,成为统筹国内发展、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的综合性倡议。

“一带一路”的提出经历了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从最初作为外交部欧亚司和亚洲司两个司局级部门关于具体对外政策的想法,经过跨部门的沟通和协调,特别是经过最高领导人直接的战略决断,最终上升为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大战略,并以区域合作倡议的形式推广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目标意在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发展成为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显然,这一倡议已经超出了外交部两个司局部门的设想,甚至也超出了外交部一家的设想,而是涵盖外交、发展、改革、商务、外宣、文教、安全、地方等各个领域的综合性构想。可以说,“一带一路”是当前中国的一号工程,所有部委、省市和党政军各部门都要对接“一带一路”,实现国家战略重心从经济发展向“一带一路”的转变,“一带一路”已经上升为当前和今后事关中国发展战略全局的总抓手。

在“一带一路”水涨船高的发展过程中,“一带一路”的内容也有了一些调整,涵盖的范围更广,内容更全,影响力更大。最初,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所提出的五通包括“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到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发布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愿景和行动》的文件中,做出了两点重要修改:一是将道路联通改为设施联通,涵盖范围更广,不仅包括道路和交通设施,更包括通信基础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上更加明确;二是将货币流通改为资金融通,涵盖内容更全,不仅强调货币流通,而且还涵盖贷款、投资、融资、债券、信用等多方面的内容,在共同体的内涵上更加丰富。此外,从三部委公布的文件来看,“五通”也实现了具体化,“一带一路”的轮廓更清晰,要点更突出,方向和任务也更明确了。随着中央各部委和地方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接方案相继出台,“一带一路”就不仅仅是口头倡议,更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和成果了。

众说纷纭的“一带一路”

作为新时期中国一项重大发展战略构想,“一带一路”究竟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战略考虑?自从这一倡议提出后,引发了各方面的热议,在这一问题上,看法也各不相同。总体来看,绝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倡议表现出十分积极的态度,特别是希望抓住中国发展的机遇,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不过,围绕中国倡议的意图、影响乃至前景等问题,也有很深的疑虑和猜忌。比如不少国家将“一带一路”视作中国新时期实施对外扩张的地缘战略工具,对其他国家的一系列地区合作倡议比如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多边经济合作、亚洲开发银行牵头的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欧洲—中亚交通与能源倡议等可能会形成排斥和替代效应,甚至可能会激化中国和区域内大国、区域外大国战略竞争的态势。还有的舆论认为,中国之所以倡议“一带一路”,与中国向外转移落后产能的国内发展需要直接相关,甚至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的工具。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了解还很不够,许多反应也更多是一些政治精英和媒体的报道,相关研究也不深入,还停留在众说纷纭的识别期。相比之下,在中国社会内部,尽管对中国倡导“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也存在分歧,但共识正在扩大。归结起来,目前在国内学界主要有以下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以北京大学的王缉思教授和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为代表,认为“一带一路”就是一个外交问题和战略问题。在这些学者看来,“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源自国际战略原因,意在回避与美国争夺霸权的压力,在“一带一路”区域赢得稳固的区域战略支点,逐步扩大中国的国际战略影响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在2012年10月17日在《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论文《“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在该文中,王缉思认为当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欧印俄等“东望”之际,地处亚太中心位置的中国,不应将眼光局限于沿海疆域、传统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

而应有“西进”的战略谋划,需要有一些新的、具有全局性的、陆权与海权并行不悖的地缘战略“再平衡”思考。在王缉思看来,“西进”是一个很长远的战略设想,是地缘经济的设想。由于中国在地理上是西高东低,从经济上是西低东高,强调西进首先是要寻求中国内部的再平衡,中国应当考虑自己的新丝绸之路,或者与几个国家合作,建立新的若干方向的欧亚大陆桥,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介和桥梁”。因此,中国没有必要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反应过度,中国也不应该一直在东亚地区盘桓,倘若如此,中国在战略上就被套住了。不难看出,王缉思的“西进”战略构想与后来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基本精神上高度类似。

与王缉思看法类似,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更是强调,“一带一路”的核心是战略关系而非交通设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取代不了战略关系。在阎学通看来,“一带一路”首先应该是战略关系先行,“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是与周边国家建立起可靠的战略伙伴关系,然而建设交通设施网是否能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研究,要使“一带一路”得到参与国的长期支持且不受政权变更影响,必要前提是我国与它们在安全战略上有深厚的合作。

与王缉思和阎学通的看法一致,更多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特别是现实主义学者更倾向于把“一带一路”视作中国的一项地缘战略。稍加区别,王缉思的观点偏向地缘经济战略,阎学通则偏向地缘政治战略,其共同点是“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战略再平衡的产物,核心是避免进一步激化在东亚与美国的竞争和对抗,逆转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造成的战略被动态势,提升中国的战略影响力。不过,此种观点显然更多关注了国际战略层面的根源,对于国内发展战略层面没有太多涉及,没有看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内根源。

第二种看法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蕴岭教授、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以及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等为代表,在这些学者看来,“一带一路”主要源自国内发展原因,是中国向国外转移国内过剩产能,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本质上是一个国内发展战略问题。